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新女性新作品

文艺类

草莓季节

京梅著



草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第1册

金苹果散文系列

兴安主编



草莓季节

京梅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草莓季节

京梅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天龙彩印公司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数 80,000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458-0/I·629

定价:39.00 元(全五册) 7.80 元(册)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 新女性 新作品

京 梅

1964年1月31日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企业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现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部任记者。作品集有《年轻的温馨》。

责任编辑：董瑞丽

装帧设计：范贻光

目 录

因	1	
送别	4	
外婆的故事	6	
小肚儿	14	
一个月亮	18	
忘不了“乡下哥们儿”	23	
晓明	26	
宝华	31	
草莓季节	38	
南行往事	40	
我心依旧	45	
寂寞黄昏	49	

致大海	55
青春不悔	58
青山依旧在	62
冬日偶成	65
酷夏随笔	69
知识分子什么样	72
国男印记	75
写给女人	78
孤独	80
叶之声	85
爱雨	88
初恋我 18 岁	91
走过长夜	94
西堤长长	96
爱你无悔	99

前尘	102
小雨中漫步	107
旧迹	110
青春拾零	116
七色虹	125
鸽梦	130
岁月	133
美男未必配淑女	136
布谷	139
秦岭丰碑	147
悲歌与君共陶然	152
三坡夜色	154
江南雨	157
那一片绿绿的桔林	159
雍和宫打鬼	166

因

——献给女儿

她，悄然地来了。

我的心还正在少女浪漫的绛梦里遨游。惊恐、烦躁，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做妈妈，在我思想里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从决定留下她的时候，我就真诚地祈祷上天惠赐给我的是一个儿子。我不是不喜欢女孩子，更不是看不起女孩子，而是过分的怜爱，以至于不忍心让她们到这世界上来承负女人所必须承负的艰辛。

人常说，女人有了金钱才能够幸福；有了爱情才显得美丽。而这两种东西我都不敢保证能替她安排妥善。男孩子就不同了，他们本来就是泥土塑成的（曹雪芹老先生说的），应该在狂风暴雨中经受摔打。可女孩子是水做的，怎堪红尘中冰刀霜剑的袭扰。

没有人欢迎“她”，“她”却翩然降临——

个丑丑的小女娃。我伤心得大哭了一场，我不相信我会生出这么丑陋的孩子。

先生安慰我，说男女都一样。但女儿却被他命名为“多囡”（囡读 nān，字典中解释为小孩子。我国江浙一带独称女孩儿为“阿囡”）。他说我们两个爱得好好的，偏偏添了她；他说“多囡”与“躲难”谐音；他还说“多难”可以“兴邦”。我明白，他其实想要一个儿子。然而囡却不理会这一切，她总是微笑，好像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已经很满足了。

囡不理睬一切，她从来不惧怕一切。五六个月的时候，她能抓起我那件几斤重的兔皮大衣一掷而落地；9个月时，即敢以头触墙“冬冬”作响；1岁半不到，她竟敢抓起一个黑乎乎的活蚕蛹吓唬两个大她3岁的男孩子，男孩子吓得吱哇乱叫，她便得意地咯咯坏笑。

现在，我的囡已经2岁了。身体结实得像头小牛犊，小脸儿却出落成一朵鲜嫩的小花儿一般，再也不是从前的小丑娃儿。她能背诵十几首唐诗、十几首儿歌。她懂的事情可真不少，会分辨颜色，会数数，会跳迪斯科，还会唱歌。他喜欢雄壮的乐曲，偏爱国歌。她接受能力极强，但我从不强迫她学什么；她胆子极大，因为我从不教她害怕，也从没有告诉过她，她是女孩子。

现在，多囡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而绝非多余。我深深地爱她，并对她寄予厚望。在她2岁生日这天，我真诚地为她祈祷。希望她将来幸福。

“坏娃娃，你又撕妈妈的书！”我闻声进屋的时候，囡正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着一本撕坏了的《揭密，中国古代第二性》开怀畅笑。唉，我倒真愿囡能把所有的这一类书撕个干净，因为历史本该重新估价女性。我但愿我的囡永远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着这个世界开怀畅笑。

送 别

寒冷的3月，老外公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早春未降春雨，却落下了一场好大的雪，为古老的京城敷上了一层圣洁的色泽。仿佛大地也在给这位平凡而善良的老人披孝。

我守在老人的病榻前，目送他一步步告别了人间，缓缓地，又是匆匆地，带着对生命的留恋，也带着对生活的满足。我没有哭，为着心中一种圣洁的感动；为着怕惊扰了老人家安详的魂魄。

夜是寒冷的，昏暗的。天空没有月色，只有几颗稀疏的残星。小时候，外公给我讲过，天上有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人。一个人死了，属于他的那颗星星便会落下来。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外公是一个博学的老人，虽然，他仅念过4年私塾。我觉得他肚子里的故事比“几大车”还多许

多似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每次都是新鲜的，足以让我听得入迷。老外公是慈祥的，为了外孙女高兴，他讲起故事来不知疲倦。不知不觉中，老人成了我文学上最早的启蒙者。这一层意义，他一生也不曾知道！

午夜的寒风起了，轻拂起夜幕，撩落了一颗普通的星。外公是一名普通的西餐厨师，却具有着一种热忱而无私的品格。外婆说，他就职的那年头，同行们近水楼台几乎都吃单位里的饭，而他这个倔老头，却始终坚持每天从家里带饭。完成了单位里的午餐工作，再自己热饭吃。回到家就急赤白脸地叨唠：“这些小青年，占公家便宜！”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外公没从单位拿回过一件东西，哪怕是一片面包！老人家身为西厨，家里的孩子们竟没见过西餐为何物。帮人带买东西，他总是把最好的挑出来给人家。坐汽车的时候“路见不平”，他便着急上火地“拔刀相助”。

一个小型的车队，护送着老人的灵柩缓缓西行。悲哀是难以言喻的，只有送别的泪尽情抛洒。我问窗外的风，人生既来，因何要去？风不言；我问路旁的树，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青春美貌是否真是过眼云烟？用这一切换不来一个真诚的生命！树不语。此时，我多愿人生真的还有来世，好让善人都得善报，好让世上充溢友善，充满高尚。

268580

外婆的故事

别人的外婆仅仅是姥姥；而我的外婆，除了是姥姥之外，还是养育我长大的人。

在我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亲离我“南下”，当时正值中年的姥姥放弃了出外工作的机会，接管了襁褓之中的“小我”。

个性偏激的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安于本分的好孩子。自母亲走后，便连续使出了拒食牛乳、昼夜啼哭、不断生病等种种“强硬手段”，以抗议命运的“不公正”。然而，命运之神高高在上地继续着它的一切，根本没拿这些当一回事。却倒是苦了姥姥，白天，她不得不做一个背带，将我负在背上，去做其他的家务；夜里，她不得不常常于熟睡之中起床，冒着大雪抱我去医院看病。就这样，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她不过才是

50岁上下的年纪，头上却已经平添了许多的白发。

长大以后，当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并且日夜为她操劳的时候，我才更深地懂得了姥姥当年为我付出的是些什么。

姥姥没念过书，却是一位深明事理、跟得上时代的人。我想，这与她这辈子经历过许多“更朝改代”的世事变迁不无关系。直至如今，姥姥仍是最信得过的“知音”，在我全部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对姥姥隐藏的秘密；直至如今，我仍愿意在闲暇的时候，听姥姥讲述她所经历过的故事。

苦难的童年

姥姥才5岁的时候，就成了没娘的孩子。

她母亲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难产，两天两夜地生不下来，最后，接生婆束手无策地对他们说：“没办法了，只能请洋姑奶奶去了。”“洋姑奶奶”就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医院里的女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妇科医生。当时，她们为穷苦的中国妇女接生都是免费的。（然而，那些贫穷的中国妇女却为什么偏偏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银两交给一个接生婆呢？我曾

经反复地思索，这绝不仅仅是“银两”，更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

请来的“洋姑奶奶”迅速地给产妇做了处理，嘴里不住地念叨：“太晚了，太晚了！”当姥姥从街上回来的时候，看见院儿里的大洗衣盆里放着一个又大又胖的男婴，浑身憋得紫紫的，分明是窒息而死。那“洋姑奶奶”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千万别让这产妇坐起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无奈，“这产妇”整天整夜地呻吟，叫嚷着憋气憋气！难受难受！喃喃地请求家人扶她起来。起初，大家不依，后来，她几乎是用整个生命的力量哀求他们：“扶我起来吧！难道你们就看着我这样死了不成吗？”人们见她说得实在可怜，只好就扶她起来，谁知，刚刚坐定，就断气了。

姥姥的父亲是一位鲁菜厨师，那时候，德胜门一带提起“刘厨子”无人不知，然而，“刘厨子”空有一门上好的手艺，家里却穷得一贫如洗。姥姥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姐姐出嫁了，哥哥们给父亲当帮手。

每一个早晨，两个哥哥随父亲出门找活儿干去了，撇下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一个人看守门户，眼巴巴地盼着父兄们早归，带吃的回来。有时候，父兄们应了大一点的红白喜事的差事，当天

不能回家，就留下几个铜子让她自己买火烧吃。孤单幼小的女孩儿，最怕天黑时候，一个人守着黑洞洞的旧屋。偏偏冬季的夜晚来得特别的早，窗外是怒吼的北风，屋子里只有那一盏微弱的小油灯忽闪着幽暗的青光。此时，不满10岁的姥姥做什么？是蜷缩在屋角的炕上睡觉？还是呆呆地坐在小木桌前，怀想死去的亲娘？

我常常想，姥姥性格中的坚韧与智慧，或许就源于她童年时那些孤独的夜晚。每每的，当我回家晚一点的时候，姥姥便一个劲儿地催：“早点回来吧，孩子还在家等着呢！”真的，也许没有谁比姥姥更能理解那些在家里眼巴巴等待晚归的爹娘回家的孩子。

幼小的记忆

在姥姥幼小的记忆里，“大舅”占有一块“神圣的领地”。姥姥的大舅是一个以“抬扛”（即抬死人）为职业的“地区名人”，据说，当年提起“梁麻子”三字，德胜门内外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大舅”闲暇的时候，总是“泡”在茶馆里喝茶。尽管，他也穷，却好在是光棍一条，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每天下午，姥姥只需要赶